U
101
Y8
1639
V.10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 古方略謀卷之七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 李絳請實惠及民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後世事至不憂故敗

芭山氏曰元和初政清明南方旱饑旣遣使賑恤至是又蠲租稅皆聖王父母斯民之意况善政不一而足耶然非賢宰執主事終無實惠及民欲致治而不慎擇相猶却步求前耳

## 裴垍議奪王承宗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許容也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分之上以劉闢未平遂容師道爲留後）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盍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

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埴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

茝山氏曰知拭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不可將然卒將承璀者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耳況從史內實親趙外僞獻策其出兵邢洺請討承宗皆詐也起爲將軍適墮其計憲宗何不悟至此

李絳議處分王承宗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謂率衆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權術)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田緒之子)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討之、如何、

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蜀劉闢吳李錡易于反掌故謟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

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指王承宗）難致之策就申蔡（指吳元濟申蔡二州名）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旣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

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因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説（説音稅）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垍武久處朝

（深入情理故易悟主）

廷。請續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始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或曰。就時度勢。據地揆情。沮河北之謀。贊淮西之策。如此處分。猶權衡之於銖兩。確不可移。

卓菴氏曰。使弔祭使私諭承宗。畢竟非體。雖得二州。徒示弱耳。何益於事。且絳既欲舍恒冀而就申蔡。奈何先開之釁也。昌朝之執。寧復有朝廷哉。則皆令自表請別領德棣。有以激之也。此自李絳失算。後儒不必附會。

## 李絳諫討魏傳

唐憲宗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廷玠之子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將欲殺之、興佯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卒、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鎭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大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故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死命者以臨之則粗

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鄉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患大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

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咸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後。復有熒惑聖聽

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度不免。乃謂衆曰。爾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申請也）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急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

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赦使至彼特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故事最亂法）使張順忠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議之絳復言朝廷（非法）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陜乞明旦即降白

則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遜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後又此比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

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正爲之。
與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
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嘗
遣遊客間說百方。與（元和八年賜典名弘正）終不聽。李師道使
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
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
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芭山氏曰。李裴後先處分善矣。然當時畏藩臣之（勢禁）

横。一恭順如田輿。餌之以大恩。重之以宣慰。惟恐
或後以失其心。如畜驕子然。則是諸鎮足以制朝
廷。而朝廷不能以懾諸鎮。國體凌夷。一至於是。追
穆宗御失其道。驕恣如故。惜哉。田輿幼孤。其兄融
長養而教之。與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
杖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輿能自全於猜暴
之時。如室屋僭侈。皆避不居。用以自晦。融教之功
也。

古人陳淮西利害

唐憲宗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爲留後、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李聽討元濟、至元和十年、諸軍討河西、久未有功、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光進之弟大原人）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申州光州蔡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

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許安唐汝[illegible]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

姓。若勢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芭山氏曰。募用土人可也。悉罷諸道軍得乎。宜就諸道簡其能滅賊者。而以許安唐汝諸州土兵參用之。至念及士卒皆百姓。可謂仁人之言。

惟適氏曰。參用土兵。不槩罷諸道軍法甚善。但近日官軍。每與土兵爲仇。使並居行間。必將有陰沮敗事者。土兵雖善。烏能自見其功哉。愚意土兵可用者。宜專責之土兵。其諸道兵可滅賊者。准如土兵例。彼懼土兵成功。罪無所逃。則人人競勸。雖不

可用者轉而爲可用。豈不兩利俱存。厲世磨鈍。莫要于此。

裴度議討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客射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或請罷度以安恒鄆（恒鄆二鎮名恒謂王承宗鄆謂李師道）之心上怒曰若罷度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同平章事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

芭山氏曰專任裴度故卒能成功初德宗猜忌朝

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是時悉以兵事委度度一至行營即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將此又度之所以能用衆耳不然如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爲制武夫力而鬬于原中使頓而掣於幕未有不敗者也

## 張弘靖請併力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以去就爭）乃求罷從之

范氏曰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其後卒舍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得之於裴度失之於弘靖特未之思耳

芭山氏曰是時韋貫之所見與弘靖同貫之屢請

先討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繇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速成故也○上不聽○愚按貫之之說○較弘靖尤詳○而憲宗卒不悟○自是而後○李逢吉及朝士○謂宜併力先取淮西○乃始罷河北行營○然歷二年之間○其屈力殫貨鈍兵挫銳○固已甚矣○謀不可忽如此○

## 崔羣論理亂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直斥皇甫鎛

芑山氏曰羣雖就玄宗任林甫諷刺皇甫似有激

而言其實治亂繫政府在朝廷慎擇相而已。

## 裴度請黜佞倖

唐穆宗（憲宗第三子諱恒）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宦官）深相結求爲宰相繇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乃上表極陳其（宰相中官合而爲一）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

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人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此輩畢竟不忠）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奏書記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無讐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

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
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
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逆賊縱平無益
陛下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
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
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庸主
芑山氏曰穆宗昏庸姦諂在側度欲治其末先端
其本此相道之正也然穆宗不悟迄無成功至元
稹結閹宦求宰相廉恥蕩盡爲士類所笑復沮抑

晉公適自形其陋耳。。

## 白居易議兵餉

唐穆宗長慶二年、幽州兵陷弓高、弓高漢縣名唐爲景州治所先
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
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
物腐蟲入、近日流寇、詐稱某軍竊軍號、入城爲變多、類此
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
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鎭逆命、朝廷徵諸道兵
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
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鎭名在深州靜安縣深州饑窮日急、
蓋緣節將大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

廷賞罰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

勦撫互用

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

今日非獨無精兵併官兵亦少[illegible]

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不精豈惟虛

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祗留東西二帥請
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
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
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
此繇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
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
供給此又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
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
○近○日○召○募○之○獘○尤○甚○
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

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憀與聊同）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芑山氏曰去冗兵罷監軍減用度皆切實可行先夾攻而後招諭尤足明後世專言撫者之陋

韋處厚論御相

長慶四年穆宗崩敬宗初即位加裴度同平章事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凑以請其家庭凑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勛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禀朝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

○事見漢文帝十四年

須先○辨忠佞邪正○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

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或曰敬宗用處厚言加裴度同平章事此用人聽言之大者宜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惜狎昵羣小穆宗喪甫易月與劉克明

蘇佐明等同宮爲戲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弑端見矣豈俟逾年哉

芭山氏曰處厚論御相意在有功則賞有過則黜惜其說尚未盡善愚謂委任親禮之先宜精加考愼使所任皆賢不至誤國然後可以無弊藉令初不辨賢姦而徒親信之及無功然後黜之恐旅進旅退卒不得一賢相之用天下視政府譬郵人過書耳抑何益哉

孫 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謀卷之七終

# 古方略謀卷之八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 劉蕡極言閹禍

唐文宗穆宗第二子諱昂初名涵即位更之大和二年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

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傳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繇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搆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

○趙高所以殺二世

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爲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

肅人

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

贊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贊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贊直不報贊繇是不得仕於朝終于使府御史

芑山氏曰主司不錄劉贊已屬無具至不報李郃疏則政府與有責矣雖贊力詆宦寺舉隆宰輔裴度處厚拒之不敢當然贊所言但欲復掃除舊職頗異訓注之謀事必可行何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 李德裕據維州

唐文宗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餘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積弊）臣今取工于別道治之無不堅利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吐蕃將）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綱目削此）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使生羌三千燒十

三橋檮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因私憾與李矛盾）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是時吐蕃微弱。僧孺盛陳吐蕃氣勢。意專却維州）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耳）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似而非）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誤）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

（公論）

訐德裕繇是怨僧孺益深

或曰。一維州之降。牛李是非紛紛。司馬光是僧孺。而胡寅又復非之。按維州唐故地。代宗廣德元年陷吐蕃。韋臯屢攻不獲。幸而來歸。撫而有之可也。固非其他從事絶域招降納叛之比。必欲深拒弗納。使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絶之乎。僧孺以私憾德裕。違其所奏。此識者所以深譏之也。

芑山氏曰。大和六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索悉怛謀以快虜心。絶降者。非計也。

上亦悔之且咎僧孺失策武宗會昌三年德裕又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

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于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繇此觀之牛李之公私得失判然矣僧孺位居承弼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至以失策爲踐言所嗤後世雖紬德裕附僧孺豈卒無定論哉

惟適氏曰百官皆請如德裕策而一牛僧孺足以

奪之。此雖文宗之闇。亦繇公卿大臣阿僧孺者衆也。公不勝私。爲害匪細。後文宗雖咎僧孺失策。悔何及哉。

## 李德裕請辨邪正

唐武宗穆宗第五子諱炎初名瀍初即位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上之立以奪位殺侄陳王成美非宰相意故楊嗣李珏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繇執心不定故

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賊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上下所以不交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如此則宦官不能擅政嘗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玆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

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
待之無加禮欽義啣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此物何處得來）
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
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文饒亦賂此輩可歎）
柄用頗有力焉

邑山氏曰辨正邪釋疑間爲致治之要然非人主
講學明理則姦邪伺間而入卒致大惑而不自悟
故曰君德成就責經筵

卓菴氏曰辨邪正爲致理之要當矣然欽義知樞

客文饒贈以珍玩果盡正乎以此盖信言之非難

# 李德裕議擊回鶻

唐武宗會昌二年、嗢沒斯（嗢烏沒反、可汗兄弟之名）以赤心（人名、回鶻相）桀黠難知、先告天德軍使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亦回鶻相名、頡奚結反、啜株悅反）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于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急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渾胡昆反、渾羌三苗羌姓、如党項之屬、渾本鐵勒諸部之號、如吐谷渾之

類皆近吐蕃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竝令自取

故連言之

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大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嗢沒斯帥其衆來降

芭山氏曰觀德裕區畫有折衝樽俎之勢

李德裕謀求安西北庭

唐武宗會昌三年、黠戛斯黠下八反戛紇黠反西域國名漢時號堅昆唐初號結骨末改號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戛斯求安西北庭、二鎮名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于何處遣發餽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乃止

不言不可必得只云得亦無益

或曰。計及守之難。則服遠之心自熄。觀德裕所言。

利害瞭然如睹。

卓菴氏曰。一安西北庭耳。興元元年。德宗欲以與吐蕃。李鄴侯力爭。以爲不可與。是年武宗欲就戛斯求之。而德裕又以爲不可取。地一而去取異者。時有不同耳。唐事至此。日益墮壞。豈眞以不求安西北庭爲得計哉。

李德裕議討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從諫以弟從素之子稹爲子從諫卒稹嗣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內監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繇是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摧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煑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惡之、從諫疾、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

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稹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從諫尋卒、稹秘不發喪、押衙王協為稹謀曰當如寶曆年樣、（敬宗時劉悟卒其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救使、四竟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

十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早從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二州名）事謀于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三鎮成德魏博盧龍）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常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鎮魏二軍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

○即○用○兩○鎮○攻○之○既○安○其○心○復○制○其○命○○○○○○○

委兩鎮攻之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遂決意討稹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

○明○言○其○故○不○令○懷○疑○○○○○○○○○○○○

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

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先是河朔諸鎮不受更代擅以子弟傳襲邀命于朝遂爲故事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于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稹之父令以書諭稹稹不從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繇重質以爲繇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

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之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二州名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畔。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近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濶。取之固難。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抱

真能窘田悅走諸道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關名在潞州上黨南）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巢穴矣時德裕

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急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殉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

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嘗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

芭山氏曰。方劉稹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議者以爲澤潞必不可取。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恒。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武宗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繇是觀之。謀之者諸臣也。用諸臣之謀者朝廷也。後世論澤潞功。雖稱文饒。尤歸美武宗云。

諸道合兵討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詔諸道發兵討劉稹、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尤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王茂元）河東（劉沔）未能進軍。賊屢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矣。德裕

又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使急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卒。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嘗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隷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隷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鎭。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又以石雄爲晉絳行營節度使。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破五

衆上得捷書甚喜。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石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致死。

芑山氏曰。不制御諸道。必無以討稹。德裕所以操縱元逵弘敬諸人。猶六轡在手。諸道皆未之知也。

切責諸鎮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用李德裕策討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子劉稹（稹以父死自爲留後）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回太祖八世孫討昭義）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近日勦寇官兵亦然）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

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誅賊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元逵破臨義兵奏拔宣務柵擊積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功以激厲之

芑山氏曰非惟使三鎮不從逆且收為臂指之用係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耳

## 李德裕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借丕爲招降地）四年昭義將高文端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嘗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此日虜寇皆然）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于外以

捍賊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逢時爲河東行營兵馬使）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它鎮仍厚有賜予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至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

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
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
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
逼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邢州將裴問問稹之舅見
稹苛稅商人衆心離怨乃殺稅商軍將請降于招討
使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
降于何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
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于今

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上從之。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攻討使王宰。宰以狀聞。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斬之。加賞諸道將士。昭義遂平。

此處與律合

芒出氏曰。李丕首降。雖非出于至誠。然其後不聞

有他變以誤官軍賞不示勸固未爲失策嗣是而高文端裴問王釗安玉相繼歸順拔賊根本卒平澤潞則德裕後先籌畫自不可揜耳

惟適氏曰宋司馬光謂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死有餘罪然憲宗用之于前武宗誅之于後臣愚以爲皆失之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没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愚按涑水

深非文饒之處分郭誼其論非不正然以當日事機言之不斬誼則踵誼故智者懷僥倖苟免之意諸鎮紛紛多事矣況非三州降唐誼計未必出此視它委心歸順又別德裕特誅叛耳豈得謂之殺降哉

卓菴氏曰德裕平澤潞要著只在先收鎮魏不爲積用以後便如破竹所謂振裘挈領者惟適云誅叛非殺降深得春秋誅意之法溫公見不及此何歟

## 令狐綯議誅宦官

唐宣宗（諱忱初名怡）大中八年、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目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阿主）、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即訓注甘露事）、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似明主之言）、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

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君不密繇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芑山氏曰令狐之言是處置宦官第一策惜以章奏僨事章奏非獨不可令內臣竊見併不宜令內臣與聞宋嘉祐間司馬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機事非便仁宗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

悉屏之。救司馬光深慮內臣漏泄。故爲是言。然自此言一出。內臣鮮有不惡光者。如　本朝太祖與秦從龍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荅甚密。左右皆不知。盡必如是而後無漏耳。不然。凡見諸章奏語言。雖密亦不密矣。

唐懿宗 宣宗長子諱漼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夏侯孜薦驍騎衛將軍高駢、 駢崇文之孫幽州人 詔以駢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初駢治兵于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峰州蠻衆近五萬穫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此○因○糧○于○敵○之○法○ 維周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時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

維周將大軍入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
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較曾
（衮有智略）
衮入告交阯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游船云
新經略使王晏權與監軍李維周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
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
喜即加駢簡較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
王晏權闒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用
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
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朱道古南詔[illegible]

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詔安南邕州西州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自李琢侵擾安南、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繇秦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故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于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起于

桂林之戍黄巢本于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唐因以亡蠻夷非能亡中國而中國之亡蠻夷嘗爲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于內而搖其本也

苞山氏曰李維周惡高駢匿駢捷奏幾隳成功從來監軍之害如此非袞馳詣京師駢惟北歸耳南詔安得平哉

用張玄稔策平徐州

唐懿宗咸通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北還陷宿徐滁和州攻泗州杜慆辛讜等禦之不克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勛遣將劉行及屯濠州）拔昭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皆出賊不意）平其

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勒兵迎之、圍于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率逃匿、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

之節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時龐勛在彭城）計事禆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初勛怒梁丕專殺姚周使徐州舊將張玄稔（玄稔脅從于賊）代之治州事（宿州）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于城外環水自固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

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等守徐州引兵而西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于城下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嘗（有謀歸之心所以為有功）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千人謀歸國（龐勛死于此）因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來降至

旨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張儒等飲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開門出降（玄稔以宿州降）承訓慰勞玄稔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遣之玄稔復入

兵智謫甚

城暮發平安火如嘗明日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

勢如破竹

龐擧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守城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于是守城者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擧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擧直佶首餘黨多赴水

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屍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芑山氏曰。自玄稔謀歸國。舉衆來降。承訓始得用其策以平龐勛。及徐州既平。功賞以玄稔爲首。而承訓諸人次之。蓋欲脅從者皆知反正。非後先倒置也。

# 馮行襲擊孫喜

唐僖宗（諱儇初封晉王名儼）中和四年、賊帥孫喜聚衆千人謀
攻均州、刺史呂燁、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均州人）伏兵
○○○○○○○
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
公從卒太多。州人懼于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
○使○喜○有○所○恃○寔○孤○其○黨
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
愚 ○○○○
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
○亦○傳○介○子○之○術○
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
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

爭地利

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芑山氏曰昔項羽既敗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辭乃自刎而死按羽之辭非眞情也恐入舟就擒耳先是羽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田父亭長安知非漢所伏以制羽者羽懲陷澤之危疑檥舟者之復紿已故寧自刎

不東渡此羽之智也。今行襲先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紿喜耳。而喜獨信以爲然。喜豈非貪而愚者哉。使喜與羽等見，不爲詐謀所紿，愚恐行襲之計之不果行也。

卓菴氏曰：時刺史不知所爲。行襲知紿喜耳。豈慮其從與否哉。不幸而不從，喜亦必疑其有備而不敢前。尚可徐爲之圖耳。故爲行襲計者，宜如此也。若慮其不從而不行，則惟有束手待斃而已。又奚益哉。

余垣

孫余維樞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八終